



于阗与敦煌

敦煌讲座书系



荣新江 朱丽双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ERS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荣新江 朱丽双 著

于阗与敦煌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于阕与敦煌 / 荣新江, 朱丽双著. -- 兰州 : 甘肃
教育出版社, 2013. 12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3054-3

I. ①于… II. ①荣… ②朱… III. ①于阕—地方史
IV. ①K29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5597号



出版人: 吉西平
策划: 王光辉 薛英昭
责任编辑: 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 段山英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于阕与敦煌

荣新江 朱丽双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32 插页 4 字数 430千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3054-3 定价: 64.00元

总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着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作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21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版过9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30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年9月30日

前 言

本书集中探讨公元10世纪前后于阗及其与敦煌关系的历史。之所以只就10世纪这个时段来研究，完全是因为材料的限制。

古代的于阗王国，不同时期的范围有所不同，最盛时大概相当于今天新疆和田地区的范围。于阗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边缘地带的绿洲王国，自身没有什么史书记载流传下来，于阗史的建构，过去主要依靠其周边汉、藏、波斯、阿拉伯文献的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和田当地出土了大量古代于阗语、汉语、藏语佛典和文书，还有梵文佛典，以及钱币、壁画、雕像和各种质地的器物。这些文献和文物资料大大丰富了于阗史的内容，特别是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9世纪于阗佛教王国时代。

然而，这些周边记录和出土文献各有偏颇，传世的汉文文献主要是于阗王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记载，或者是一些佛经翻译的序跋，以及僧侣走访于阗胜迹的记录；藏文大藏经中保存的于阗资料主要是一些带有很多传说色彩的佛教史，特别是授记（预言）类的佛教典籍；出土文献主要是各种语言的佛典和于阗文、汉文、藏文官私文书，它们基本上都是公元9世纪中叶以前的，主要是唐朝和吐蕃统治时期的产物，于阗语佛典和个别木函文书可能时间略早一些。这些资料中不能说没有关于敦煌的记载，但主要是于阗当地的记录，是研究西域史、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史的材料，而不能构成单独研究于阗与敦煌关系史的内容。

非常幸运的是，在上述资料非常缺乏的9世纪中叶以后到11世纪初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之间的时段，正好是敦煌文书记录最为丰富的时期，敦煌不仅保存了一大批各种内涵的于阗人自身书写的于阗语文献，而且在汉文、藏文、回鹘文文献中，也有不少有关10世纪敦煌与于阗关系的记载，这些资料构成了我们今天研究于阗史的一项重要材料来源。

10世纪的敦煌与于阗，不仅有着密切的交往，而且还建立起非常友好的姻亲关系，因此有关两地交往的文书十分丰富，而皇亲国戚、使者、僧侣、商人的往来，也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书籍和文书带到敦煌，把于阗带来的画样绘制到敦煌的石窟当中，加之于阗人对敦煌石窟的开凿和供养，敦煌石窟和藏经洞保存的于阗资料，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敦煌的于阗语文书包括佛典、文学作品、地理文书、使者报告、使团账簿等等，由于这是一种死语言，因此还有不少世俗文书解读上有困难，迄今为止还没有完整地翻译出来，特别是伯希和收集品中的材料。因此，敦煌汉文文献中的于阗材料，是我们研究10世纪敦煌与于阗关系史，以及于阗佛教王国灭亡前一百多年间于阗本土历史的主要史料依据。

敦煌保存的有关于阗的材料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研究的，一百年来，各个专业的学者都有所贡献。早在20世纪初叶敦煌于阗语文献被斯坦因攫取拿到伦敦以后不久，语言学家柯诺夫（Sten Konow）就撰写翻译了几部长篇的佛典，以后又整理过敦煌出土的药方，他还和藏学家托马斯（F. W. Thomas）一起撰写翻译了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所获一件包含许多地理、历史、民族信息的于阗语、藏语同卷的文书。贝利（H. W. Bailey）教授几乎穷尽毕生精力，收集整理、转写了所能找到的大量于阗语文献，并做了其中相当一批文书的翻译和考释。德莱斯顿（M. J. Dresden）、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施杰我（P. O. Skjærø）、

熊本裕、马吉 (M. Maggi) 等对敦煌于阗语文书的考释均有很多贡献。托马斯和恩默瑞克还翻译了有关于阗的敦煌藏文文献，而乌瑞 (G. Uray)、武内绍人等，则翻译考释过大部分藏文文书。汉文文献也随着不同类型文书的整理渐次出版，但系统的收集整理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张广达先生和笔者对敦煌与于阗关系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敦煌的汉文文献基本上都已经刊布发表，其中有关于阗的记录现在基本上已经辑录出来。敦煌石窟中有关于阗的瑞像、守护神、供养人像，近年来也有学者做了系统的调查和整理研究。

公元 9 世纪后半叶到 11 世纪初的于阗史以及于阗与敦煌关系史的研究，由于资料是陆续发表出来，研究工作也是缓慢地进行。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张广达先生和笔者合作研究 10 世纪于阗王统世系和于阗语文献的年代问题，并且与哈密屯 (J. Hamilton)、熊本裕往复论辩，研究课题也渐次展开。我们的研究题目逐渐扩大到敦煌文献所能支持的于阗瑞像、于阗佛寺等方面，但因为那时候敦煌资料还没有全部发表出来，所以无法做系统的关照。而且这项合作研究后来由于天各一方而无法持续下去，先前的研究在 1993 年汇集成《于阗史丛考》出版。此后合作撰写的三篇文章，仍然是此前课题的延展，这些文章收入 2008 年出版的增订本《丛考》。

2009 年，朱丽双博士进入北大博士后工作站，和我合作进行于阗研究，她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整理、翻译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包括敦煌发现的藏、汉文《于阗阿罗汉授记》、《于阗教法史》等。这一工作又燃起笔者对于阗史的兴趣，正好此时《敦煌讲座》书系也在谋划之中，于是我们就报了一个题目，叫“于阗与敦煌”，这并不是要把从汉代以来中原王朝与于阗关系史中敦煌与于阗的联系做全面研究，而是就敦煌文献、图像所集中反映的 10 世纪的情形，做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因为笔者和张广达先生合作的论文，以及后来独立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专题性的研究，而非系统的论述，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往往如此，比如我

们有很多笔墨讨论于阗王李圣天，但李圣天这个在位长达半个世纪的于阗王的全貌，并没有一篇文章做系统的叙述。因此，我们希望利用这本小书，来系统阐述这一时段的于阗历史，包括于阗与敦煌之间的交往史，这也是当时于阗史或敦煌史的重要内容。在我们撰写书稿的过程中，仍然不时感到许多问题从来没有人考察过，有些有争议的问题也有很长时间没有人利用新的资料加以回应，所以有些本来是希望做系统阐述的问题，又不得不变成论文的形式。于是今天形成的书稿，仍然是论、述兼有，但总体上来说，是把10世纪于阗史做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梳理，这一方面可以给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一个较为全面的轮廓，另一方面也是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一个基础。这就是本书的缘起和目的。

感谢敦煌研究院、英国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等单位允许发表他们的图片，感谢薛英昭总编和责任编辑段山英所付出的劳动，感谢包晓悦同学帮忙整理图片。

我们深信，书中一定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期盼读者不吝赐正。

荣新江

2013年12月3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于阗历史概说（公元 10 世纪以前）	1
第一节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	3
第二节 唐代于阗政治史进程	7
第三节 七至八世纪于阗的王统世系与制度建制	12
第四节 于阗的民俗与佛教文化	15
第五节 从安史之乱到吐蕃统治	19
第二章 于阗的复兴与李圣天的统治	25
第一节 李圣天其名及其称号	27
第二节 即位年代与同庆年号	34
第三节 交聘敦煌与和亲曹氏	38
第四节 遣使后晋与受封“大宝”	42
第五节 改元天兴与天寿	48
第六节 逝世与追念	55

第三章	尉迟苏罗王	57
第一节	李圣天的继承人	59
第二节	青少年时代在敦煌的生活与学习	64
第三节	人贡于宋	72
第四节	即位为王，年号天尊	74
第五节	与敦煌的交往	78
第六节	与疏勒王国的战争	83
第七节	入土为安——布扎克彩棺的主人是否为尉迟苏罗王	85
第四章	尉迟达磨王与尉迟僧伽罗摩王	87
第一节	尉迟苏罗王的继承人——尉迟达磨王	89
第二节	尉迟达磨即位为王，年号中兴	94
第三节	尉迟达磨王保持与敦煌的亲善关系	96
第四节	尉迟僧伽罗摩即位为王	98
第五节	尉迟僧伽罗摩王与敦煌及辽、宋的交往	101
第六节	尉迟僧伽罗摩王的皇太子总绍 (Tcū Syau)?	103
第五章	于阗与沙州归义军的交往	107
第一节	“开于阗”——敦煌与于阗重新交往的开始	109
第二节	于阗与归义军的往来	113
第六章	于阗与沙州归义军的婚姻关系	151
第一节	李圣天与曹议金之女	153
第二节	尉迟达磨与沙州汉女	162
第三节	曹延禄与于阗公主	165

第四节	住在敦煌的于阗太子和公主	171
第七章	于阗玉石的朝贡贸易	183
第一节	于阗的玉石	185
第二节	于阗玉石的东渐敦煌与入贡中原	194
第三节	通过其他绿洲王国的于阗玉石朝贡贸易	205
第四节	小结	217
第八章	于阗与敦煌间的丝织品交流	219
第一节	从敦煌到于阗	221
第二节	从于阗到敦煌	230
第九章	敦煌的于阗瑞像	243
第一节	牛头山瑞像	245
第二节	玉河瑞像和海眼寺瑞像	251
第三节	媲摩城瑞像与坎城瑞像	256
第四节	固城瑞像和古城/故城瑞像	260
第五节	其他瑞像	266
第六节	瑞像产生的原因	268
第十章	于阗八大守护神	271
第一节	文献记载的于阗八大守护神	273
第二节	于阗八大守护神名称之考释	284
第三节	敦煌瑞像记中的于阗八大守护神	293
第四节	敦煌莫高窟所见于阗八大守护神图像	299
第五节	结语	317

第十一章 于阆佛教王国的灭亡	319
第一节 喀喇汗王朝的成立	321
第二节 于阆国与喀喇汗王朝的战争	327
第三节 喀喇汗王朝的发展与于阆国的灭亡	335
第四节 余论	342
第十二章 敦煌的于阆语文献	345
第一节 佛典（翻译与编纂）	347
第二节 医药文献	361
第三节 地理行记	364
第四节 使臣报告与往来书信	366
第五节 文学作品	369
第六节 对话手册与练习本	372
附录一 一组反映 10 世纪于阆与敦煌关系的藏文文书研究	375
附录二 《于阆教法史》译注	413
参考文献	469



第一章
于阗历史概说（公元 10 世纪以前）

第一节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

于阗，又称“于寔”，这可能是 **Godan* 的对音，其完整形式 *Gostāna* 由古代于阗人种名 *go* 加伊朗语后缀 *-stāna* 组成，意为“牛地”、“牛国”。当地佛教徒编造的建国传说附会为梵文的 *Gostana*，意为“地乳”^①。于阗一名的早期于阗语形式作 *Hvatana*，发展成晚期于阗语的 *Hvamna-/Hvana-/Hvam-*，汉文对应词为“涣那”。因受原始阿尔泰语圆唇音谐和律的影响，于阗一名音变为 **'Odan*，故元代又称“五端”、“兀丹”、“斡端”等^②。清朝在伊里齐新城设和阗直隶州，在克里雅（*Keriya*）设于阗县，使旧名易地。于阗的古代居民属塞种（*Saka*），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于阗语（*Khotanese*），一称于阗塞语（*Khotan Saka*）。11 世纪初，于阗佛国为信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Karakhanid*）所灭，以后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中心地区在发源于昆仑山的喀拉喀什河（*Kara kash*，墨玉河）和玉龙喀什河（*Yurung kash*，白玉河）之间，东

① 张广达、荣新江《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②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Paris: A. Maisonneuve, 1959, pp. 408-425.

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阗、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南沿，居民依城郭而居，以农耕为业。虽然于阗在西域诸王国之中势力较强，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常常被周围更强大的政治势力所控制，从公元前1世纪的匈奴以来，汉朝、贵霜、曹魏、西晋、柔然、嚙哒、西突厥、唐朝等不同文化系统的强大政治集团，都曾先后统治过于阗，其结果之一，是使于阗的文化变成东西南北各种文化的混血儿，甚至于失掉了自身文化的某些本色。

西汉时，于阗有户三千余，人口一万九千余，士兵两千四百人^①。东汉初，于阗被莎车王贤攻破，莎车徙于阗王俞林为骠归王，而另立其弟位侍为国王，但后来莎车又把位侍杀死，不立国王，而由莎车将君得镇守于阗^②。

汉明帝永平三年（60），于阗贵族都末兄弟杀君得，不久都末兄弟复为于阗贵族休莫霸和汉人韩融所杀。休莫霸自立为王，两败莎车，但未捷先死。永平四年（61），休莫霸兄子广德继位，灭莎车，从精绝西北到疏勒十三国皆服从于阗。匈奴得知，遣五将率焉耆、龟兹等十五国兵围于阗。广德降，以太子入质匈奴，每年纳鬪、絮，匈奴派使者监护其国^③。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广德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于阗都出兵相助^④。汉章帝元和三年（86），于阗杀匈奴所立莎车王，另立新主^⑤。汉

①《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于阗国条，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1页。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于阗条、莎车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6、2925页。

③《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于阗条、莎车条，第2916、2925—2926页。

④《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3—1582页。

⑤《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莎车条，第2926页。